



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西风烈丛书

北京传说

寇挥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北京传说



北京传说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320页
 定价：2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传说/寇挥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80680 - 845 - 0

I. ①北… II. ①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0286 号

北京传说

作 者 寇 挥

责任编辑 韩霁虹 闫 璞

整体设计 可 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845 - 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手白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不断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阵。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甚至在陕西文坛之外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为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阵”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更多地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自序

25年前，那是1985年的秋天，我开始阅读卡夫卡、福克纳、卡内蒂、马尔克斯、略萨和鲁尔福，这一读，25年过去了。我读了整整25年了，这好像不是一件真实的事，像是虚构的神话。从一个一个作家读起，读完一个一个国家，直到读完了全世界。阅读小说的苦超过创作小说的十倍，我觉得阅读小说就像但丁从地狱穿过，爬上炼狱之山冈，而创作小说就仿佛飞上星空的天堂之行。有时候要想一遍读懂一部小说，实在太难，苦更在难之上，。读第二遍时才终于弄懂它，真是如释重负。感谢苍天，感谢我的智力经受住了挑战。

我认为伟大的小说创作是建立在艰难的阅读上面的，我指的是对于小说的阅读，不是其它的东西，不是哲学，也不是历史。我认为哲学、历史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小说却是整个宇宙，它包括哲学和历史以及众多的其它学科。

不管干什么事，专心干25年，都是了不得的。而我25年来，一直是一个学习小说的学生。一个学习了25年的学生，实在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依旧是个学生。这样的学期确实太过于漫长了。没有办法，我是个十足愚笨的人。

我的小说创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阅读上面的。力量来自对于自由的信念。小说创作中的自由，便是我生命延续的理由。已经消逝的2009年，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完成了我的文学使命。文学使命即我的思想使命。我的巅峰期的作品在这一年里成形出世。今后即使不再创作，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赫塔穆勒这位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她得知获奖消息时，感到十分震惊意外。假如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我的话，我则不会有丝毫的意外。我没有必要吹牛，也没有必要解释。

好了，就此打住。

2010年8月

1

她没有办法再慈悲一次了。她对今晚她一直在宣武门等待的那个进京已经半年的作家也不应该有什么怜悯之心的，但是奇怪的是，她的心中恰恰就对他产生了感情。她也不知道其中到底有什么道理。那是一种从冥冥之中来的东西，她无法抗拒，也十分珍惜，她甚至于对她产生的那种感情而自豪起来。她意识到她与人间联系没有斩断，她放过了他长达六个月时间，这从一开始，她就是这样决定的。一开始，他就引起了她身体里亲人的感情。她第一次见到他，当他那晚住进旅馆，她来到他的床前，看着他熟睡的样子，她的眼睛里渐渐蓄满了泪花。她觉得他多么像她的父亲，她梦中的父亲，与现实中的那个父亲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另一个父亲，却是真正的父亲。睡在房间里的另外一张床上还有一个人。那人在被子下面的身体轮廓很明显。那人睡得很死，微微打着鼾。她看着眼前的这个作家，他的脸由于熟睡，肌肉和皮肤彻底松弛了，显露出底下的骨头形状。那种骨头形状的脸是从他的先辈那里，经过无数岁月继承下来的。她觉得那种形状与她自己很像。她在镜子里常常观看自己，透过皮肤和肌肉很容易就看到了骨头。她打算叫醒他，然后把他带走的计划放弃了。从那夜放弃以后，一晃半年过去了，她一直没有对他下手。她总是假装从来就没有发现他的样子，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在洪永青面前，她更是一副天真无邪的、娇滴滴的、奴仆的表情。

她是冒了生命危险的。不能不说是她保护了他。

如此深的夜，还会有谁从外地来到北京呢？她心里虽然不怀什么希望，但还是到几个汽车站看了看。仍旧是一无所获。

洪永青正在惩罚她的一个伙伴。今晚是洪永青最重要的日子，他要在这个最后的夜晚得到一个最后的猎物。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其中一个女孩被他捆绑起来。他就地一滚又一次化做猛虎……她是在远处看见的。她知道下来会砍掉她的手和足。她没有敢再待下去。她不愿那样的命运落到她的头上。她迅速逃出来。

她在深夜的北京城漫游着，路过了许多可能会出现猎物的火车站和汽车站，依旧毫无收获。她下意识地走着，不知不觉便到了长椿街。已经到了小夹道口了。她慢慢走进去。她没有加快脚步，是心中还存留着对他的情愫。她无意识地想延长他的生命。如果这个夜晚变成永恒，变得没有穷尽，她会快乐死的。一是洪永青就会永远停留在这样的夜晚，永无复活的可能；二是她感觉中像父亲的这个作家就会保住性命；三是她会如此永远游荡下去，没

有尽头，在这种没有尽头的漫游中，她会忘记自己是谁，忘记她肩上的任务，她会越来越轻松，也不用担心洪永青会处罚她。问题是，这个夜晚马上就要结束了，远方的天际已经发白。如果洪永青一旦发现天将要亮了，他会自己行动，那时，她的任何努力都会失去作用，还会赔上自己的生命。

她走到了铁门外。她看着小小的院子。一点声音都没有。宣武医院的红字依旧发出红色的光芒，小院里红光殷殷。她进了门，站在院子里。空寂的小院，地上有许多落叶和枯枝。她站到上面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其他两个屋子是空的。它们个个都是他居住的这间屋子的几倍。他住在这间最破落的房子里。这个作家有多么穷，是可想而知的。洪永青对于穷富一点都不在意，注重的是他们的精神。

她不想现在就进入他沉睡的房间。她站在小院里沉思着。她的心变得如此优柔，这是她没有想到的。看来，半年感情的分量是难以估量的。半年来，她没有停止对他的感情投入，到了今晚已经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如果进入他的屋子，站立在他的身边，把他唤醒，他在醒来的那一瞬间会魂飞魄散，那样的话，他就会自然而然成为她的猎物。她能忍受对他那样的折磨吗？那样对待他，就好像是折磨她自己一样。

夜色越来越白。再犹豫下去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也许和他进行某种交流，从中可以找到意外的解决办法。对，要和他说话，谈谈清楚，把一切实情告诉他。她想她作为淹死的鬼魂是奈何不了洪永青，可是作为人的他就没有任何对付他的办法吗？他正在做梦吗？梦见了什么？为了不发生意外，敲门把他叫醒是最好的方法。

一切都和人间的形式一模一样。

她弄响了铁门。

2

他遽然醒来，听到了铁门外的响声。他想是风把铁门吹出的声音，还是猫或者老鼠什么的弄出的响动。他躺在床铺上，望着黑黑的空间。什么都看不见。他似乎把一夜的疲劳都睡过去了。已经再无睡意。他想应该感到困乏，消耗是那么大。一共两次。他却一点都不困乏了，肌肉已经恢复了原有的力量。精神也很好。

铁门再次响起来。

难道真有人在那儿？

他爬起来，摸到眼镜，戴上。黑乎乎的空间里面显现出很多物体的轮廓。他拧亮台灯。屋子里的东西全部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姿态。

被子里的他是赤裸裸的。他没有穿一件衣服。他把裤头穿上。

他趿上拖鞋，走到门口。把门帘撩起，推木门，到了小厨房里。他把第二道门的门闩抽开，推开，到了院子里。他朝铁门外望去。他没有害怕。门外当真有人。是她。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她穿着雪白的裙子，她的眼睛在黑暗中看着他，她的目光里仿佛有火。

他把铁门打开。他用手轻轻一拧就开了。铁门是开向外面的。他把它慢慢推到外面，她往后退了退。

“进来吧。”他说。

她走了进来。她从他身边擦过时，他感到了裙衣的光滑。他没有穿衣服。上身是光裸的，下身只有一件短短的裤头。

“多么幽静的小院啊。”她说。

“我一个人住，一点声音都没有，倒是适合我。”

“就站在院子里吗？不想邀请我到屋里？”

他看着她，把手伸向屋门。

屋门轻轻闭合着。由于它自身的重力，打开以后，它会马上反合过来。

他把门拉开，示意她往里走。她侧身走了进去。第二道门是开着的。她进了他的屋子。她站着，好像找不到坐的地方。

他把铁门拧上。他早已不再反锁它了。他又把厨房门关起来，把门闩插上。然后，把最后一扇门关上。

“请坐啊。”他说，把椅子拉了拉。椅面上放了一大摞书，都是杂志，他是为了增加椅子的高度才那样的。天热了，坐在柔软的海绵椅垫上很不舒服。

他把汗衫穿上。在把它套到头上的那一瞬间，他什么也看不见。接着，他又穿上了裤子。

她看了看他，顺手拿起一本杂志。

“都是过期的，没用了，我拿回来垫椅子。”

“地上都是书！垫椅子腿？”

“椅子腿下面没有橡胶垫，只剩下铁，很尖利，把地板革都戳破了。下面是砖墁地，大坑小坑的，你看这儿。”他用脚点到水池旁边那块地方。地板革陷下去，烂了一个大窟窿。“地太潮了，得防得关节炎、风湿什么的，那样就太划不来了。”

“墙壁怎么没糊一糊？”

“没想到非糊它，关键是也没有什么大的危害。破烂就破烂点吧。我一个人就不要求那些了。凑合吧。”他想到他常常用这个词，一有熟人问他的情况他就用它，或者是写信，或者是在电话里。

“怎么老想到凑合呢？”她看看他，坐在了椅子上。“这本不是去年的吗？”

“只有这一本。我拿回来想再看看里面的照片。”

“照片？”

“她七十年前还是个少妇。”他把杂志拿过去，给她翻到那儿，递给她。

她看着。

“我一看到它，尤其是我一个人的时候，一天深夜，我还爬起来专门看它，我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苍茫的凄凉，我在那种苍凉中好像心脏要停止跳动了，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我把它叫做感受，因为我最近很想体会那种感受，于是就常常看。”

“享受痛苦？你确实和其他人不一样，怪不得他……”

“他？”

“没什么。我说到别处去了。你是今晚把它拿回来的吗？”

“你怎么知道的？”

“不就是你车兜里的那本嘛。”

“对，就是它。你早注意到它了？”

他坐在床边上，把胳膊肘支在桌沿上。她坐在椅子上，椅子离床很近，她的裙摆很大，她和他的腿之间的距离几乎是没有的，只是朝向两个方向。一个向南，一个朝东，呈垂直方向。腿与腿在前方组成一个90度的角。

她低头看着杂志上的照片。

“1931年，她和她的母亲，还有她与她已经被枪毙的男人的遗孤。”

“七十年前了。一想到是七十年前的，心里一下子就很空，空落落的，什么也没有了。那时她才二十几岁吧，男人被枪毙了，留下她和他不到一岁的孩子，她母亲帮她抱养着。她母亲身材挺壮实的，高高大大的，一定给了她重新生活的勇气。她穿着大衣，很薄的那种，应该说是厚裙子，双脚并在一起，露出光裸的腿，直直的，穿着带网眼的凉鞋，头发不长也不短，梳到两边，双手交叉在下腹前。尤其是这双手看了叫人特难受，眼睛不由得就湿了，真的想流泪。双手反着交叉在一起，左手的几个指头和右手的几个指头套插着，但是右手的和左手的小指没有套在一起，右手的小指翘起来，那个翘劲实在是太孤苦无助了。而且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了。也在北京，也是现在这样的季节，暮春的最后的几天吧。七十年后什么都没有了，还能有什么呢？再想想七十年前的老人，多么叫人难以接受的岁月。”

她认真地听他说，看着他。

沉默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

“你深夜专门爬起来看它，你想得很多。”

“一天深夜，我看着看着，真的害怕起来，害怕她会从书里走出来。你看她的眼睛，多么忧郁啊，就像是鬼魂的眼光，把你的灵魂都勾走了，浑身感到寒冷战栗。特别是她的目光和这双手。”

“一张照片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可能其他人是难以想象的。你沉浸在这样的状态中如果不能自拔，你的精神会受得了吗？”

“我看着看着，看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赶紧把它合起来，放到一边，我的将要窒息的心也就慢慢缓过来了。只是我老想重复那种感受，这可能会有问题。”

“为什么会被枪毙呢？一定有刑事在身，比如暗杀、爆炸、抢银行什么的。”

“我也这样想过，只是不能肯定。没有资料。”

她没有接他的话。她看着他。

“不看它了。”她把杂志放到桌上。桌面上放着稿纸、软盘、信封。它们零乱地摆在主机和显示器前面。

“你怎么敢叫我进屋呢？你想我是什么人了没有？”她说，看着他。

他的脸略微有些红。他反倒不好意思起来。笑了笑。

“我没有想……说没想也不对。”他不知道往下说什么好。

停了一会儿，他说：“你来又会有什么害处呢？”

她的眼睛仿佛火焰突然一跳，亮了几倍。

“你这样认为？你不害怕我？”

“一点没有那样的感觉。”

“看照片你都感到恐惧，我不信。”

“真的不哄你。那是不相同的，那是寻找心理感受。”

“如果七十年前的一个死去的人突然来到你的小屋，你还会有那种感觉吗？”

他愣了一下。

“七十年前？我可能不会害怕。”

“你真的与众不同。你还记得你的三块钱吗？”

“你把它花了？”

“没有。还在我的裙袋里。你买的烧饼呢？”

她的眼睛又一亮，盯住他。他又一愣。

“烧饼……吃了……还剩一个。明天的早餐。”

“我饿了，给我吃吗？”

“怎么会不给呢。”他把抽屉拉开，拿出来。烧饼还装在塑料袋里。他把塑料袋解开，露出半拉烧饼，手捏到塑料袋上，递给她。

她接过去。她的手玉一样雪白，纤纤细细的手指头，捏住烧饼，几根指头翘起来，直直的样子甚是叫人心疼。他一惊，觉得和照片上的手指像极了。

他说：“我给你烧点开水。”他从床上站起来，欲开电饮水机。

她用胳膊拐儿把他挡住。

“不……喝水……不。”她嘴里有刚吃进去的烧饼，她咽了一口。“我不喝水，我吃点干饼就行了。”

她胳膊的力量很大，他有些意外。他不得不在她的压力下重新坐下。他看着她吃。不再说话。

“看着我吃，多难为情。你也吃一口吧。”她掰了一块下来，递过来。

他的手摆着，表示不吃。

“本来就剩了一个，都不够你吃的。”

“没关系。你只吃一点点。”她的捏着一小块烧饼的手捻掌在空中。

他仍不接。

“叫我给你喂到嘴里吗？”她笑着。

他也笑着：“不要，不要……”

她的手伸上来到了他的嘴边。

“张开吧，就一点点。”她的笑容鼓励着他。

他的嘴张开了，把那块饼吞了进去。他嚼着。她也嚼着。他和她都在吃烧饼。

“你明天就没有吃的了，准备饿一早晨吗？”

他对她的话越发感到惊奇。她怎么如此清楚？

“你的所有的地方，你的衣服里，你的房间里，你的办公室里，再也没有一分钱了，你明天早晨只好不吃什么，一直等到开中午饭的时候。”

他哑口无言。

“你把你剩下的最后三块钱送给了我，把你最后一块烧饼叫我吃了，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是蛮大方的。谁说你小气、吝啬了？你一点都不小气、吝啬啊！”

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

“你可能是想你的心态是那样的。我告诉你的是，穷人的心态不能用那样的词。”

他同意她的看法，点点头。

她把烧饼吃完了，用纤细的手指抹抹嘴唇。

“你想我在你这里继续待下去呢，还是离开？”

他没有言语。他看着她。

“你没有办法决定。两者都想要？”

他看着她，仍旧不知如何回答。

“你把门都插上了，你一定是希望把我留住。”她回头看看门，“是吗？”

“是……我习惯了……一进屋就把门插起来。”

“多像一只野生动物，对人的世界充满畏惧。”

“你说出了我这几个月来真实的生存状况。我确实像个野兽，这个土屋是我的洞穴，经过长长的、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巷道通到这个洞穴里。我早出晚归，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晚上回来就睡下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我好像回到了原始部落时代，比那还早的时代。”

“你又把话题扯开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她的眼睛瞪着他，“你一定得自己决定。”

“你叫我自己决定？”他的声音高起来。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当他意识到这点时，把声音马上降低了。“你叫我决定？”

她看看他，目光表达了她的肯定。

“我当然希望你……留下。”他说。

“你终于说出了你的心里话，但你还有另外一半心里话没有说。”

她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他笑了。

“你怎么会这么清楚，你一定是个心理医生。”

“我不是医生，你才是医生。你心里有很大的负担，害怕我是妓女，害怕我有病，那些通过……传播的疾病。这方面你可以放心，我一点那样的意思都没有。一个连最后的三元人民币和一块作为第二天早餐的烧饼都失去了的人，妓女和他有什么生意可做？”

那么说她绝对不是妓女了，可她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想。或者是那种忽发奇想的妓女，但这好像一点都不合情理。

她坐在椅子上，面朝他。他坐在床上，把腿微微偏向她。

“你还是不能放心，这可能是你们这种当医生的癖了。我只想和你做次长谈，我觉得我的心里有种必须向你表达的愿望，它是如此强烈，我一直在抑制着，但今晚终于无法再压制它了。我想澄清我大脑里的一些想法。随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我不想自作主张，我要你自己作决定。”

“你所说的重要的事情，我明白，我有办法……”他说。

“你一定误解了我的话，我说的完全与你想的是两码事。我觉得这么累，真瞌睡，你就叫我一直坐到这里？”

他没有说话。

“你也那样一直坐着？太累了。”

两个人一时都没有说话，过了一小会儿。

“那……你躺到床上……”

“你终于说出了你心里早想说的话。你为什么如此迟缓地、不经过半个小时的酝酿和最后的下决心就不能把你的心里话表达出来呢？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深深地藏在你的心底，你叫我说出来呢，还是你自己说？”

“我说，我想的是，想的是……唉，我想的是……”

他没有说出来，还在努力想说出来。

她笑了。

“我说吧。说话对你来说永远是个负担，有时候宁肯去死，也不愿说话，是这样吗？”

他点点头。

“你心里想的是，我们两个都睡到床铺上，睡下谈话，把灯关掉，在黑暗中，什么都能说出来，就像在梦中说话一样，没有任何考虑，话就会像喷泉一样自动涌出，滔滔不绝。是这样吗？”

他感激地看着她。

“你还有一个隐秘的愿望，还要叫我说出来吗？你点头了。还得我来说。你希望我们两个如何躺在一起？你希望我们两个都脱光了，浑身上下一丝不挂躺在一起。好吧，马上就是夏天了，气温挺高的。立即行动吧，要么就不会有多少时间了，天很快就会亮的。我们还能谈多少话呢？”

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在解衣服上的纽扣。她脱掉了裙子，她的身体一下子全部裸露了出来。她的雪白的身体玉一样发出莹莹光芒。她身体上的光芒把电灯光都变得暗淡了。

她全身只有一件衣裳，那条和她的肌肤一样雪白的裙子脱掉以后，她的乳房、小腹、小肚子下面的深凹、鱼美人一样的双腿全部展现在她自身的光芒里。

他木呆呆地坐着。他的眼睛僵直，但他的耳朵深处感到强烈的放射状的疼，那种舒服的疼传进他的大脑，使他在高度兴奋的同时，身体上的肌肉僵硬了。

她站立着。站立在他的面前。她没有乳罩，没有裤衩，没有袜子，她赤足穿着鞋站立着，身体上除了雪白的肌肤没有别的任何非肉体的东西。

她仿佛是尊玉石雕塑，是一尘不染的、丝毫瑕疵都没有的艺术品。她一动不动地站立着，任凭他欣赏个够。

“把灯关掉。”她说。